

徐光啟與利瑪竇 —— 中國天主教之父

柯毅霖著

劉喬奇，蘇貝蒂譯

2010年上海教區助理主教金魯賢（聖名類思）啟動了徐光啟宣福程序。兩年前金主教已發起隆重慶祝徐光啟（聖名保祿）引進天主教入上海四百週年紀念。金主教寫了一封牧函，內容特別指出徐光啟堪稱上海天主教之父，他有三個特質：他的信德、對社會的貢獻、高尚道德及高度正義感。

金主教在牧函中提起自己年青時，在上海教區當修士時的一件軼事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（農曆十月初七），徐光啟逝世三百周年，上海教區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。當時我十七歲，在徐家匯聖心修院唸第二年文學。當日上午參加了在徐家匯大堂舉行的追思大彌撒，滿堂黑色對聯，歌詠團唱哀魂曲，下午在徐光啟墓地，法國籍惠濟良主教主持追思禮。

那時候，信友們被鼓勵向徐光啟祈禱，祈求重病人痊癒的奇蹟，冀望藉此向教廷申請徐光啟封聖。

2012年金主教頒布了第二封牧函，邀請平信徒們步武徐光啟的榜樣，以及前往徐光啟的墳墓和生平有關的地方探訪，以慶祝他四百五十歲冥壽。牧函的題目：《徐光啟：一位適合任何時代的人》，這個名稱曾被套用在一位政治殉道聖人多瑪斯·莫爾（Thomas More）身上。「一位適合任何時代的人」表示徐光啟的事蹟永垂不朽。

徐光啟的故日生平

我寫這篇關於徐光啟的文章，資料來自三份古文獻，兩份中文、一份意大利文。

(1) 利瑪竇著，*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*（《耶穌會入華傳教史》，1609-1610）：

利瑪竇在他的晚年寫了一篇很長的傳教記事——《耶穌會入華傳教史》。他詳細地描述了徐光啟這個人，並且把這位「保祿博士」（Dottor Paolo）介紹給廣大歐洲讀者認識。1615年利瑪竇的著作《基督教遠征中國史》（*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*），被金尼閣（Nicolas Trigault）翻譯成拉丁文在奧格斯堡出版，這書一紙風行，經多次重印及翻譯成多國歐洲語言。利瑪竇花了許多篇幅在徐光啟，後來更成為他的第一位傳記作家。早在1615年「保祿博士」已經名噪歐洲，而當時徐光啟尚在生，五十歲出頭而已。在利瑪竇的文字中，我們可以找到徐光啟的一個眾所周知的描述——「〔亞洲〕地區基督徒的中流砥柱」。

(2) 艾儒略述，《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》（1630年出版）：

艾儒略（Giulio Aleni）是一位耶穌會傳教士，他寫了這本利瑪竇傳記。

(3) 柏應理著，《徐光啟行》（1678年成書）：

耶穌會傳教士柏應理（Philippe Couplet）是有名的《中國哲學家孔子》（*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*）的作者，寫於1687年。1688年柏應理在巴黎又出版了《中國女基督徒史——徐甘第大》（*Histoire d'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, Candide Hiu*），一部關於徐光啟孫女徐甘第大（1607-1680）的生平著作。這本法

語傳記亦受歡迎，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言，直至目前它仍被許多中國基督宗教文章所引用。不過，徐光啟的生平傳記卻被忽略了，原因是它可能從未出版過，後來被金尼閣在旅途上翻譯成拉丁文，以 *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*（《基督教遠征中國史》）為書名於 1615 年在奧格斯堡出版。

對於徐光啟的崇高道德和宗教品格，他的三位傳記作者（利瑪竇、艾儒略和柏應理）評價是一致的。利瑪竇和艾儒略跟徐光啟有過一段長期及深厚的交往，故此他們的寫作材料是直接得來的。三位作者對徐光啟的生平都有著墨——他務實的儒家思想、他的皈依、科學／政治／宗教活動、卓越的信仰和道德水平。

至於柏應理的著作乃成書於「保祿博士」離世後，其中包含了徐光啟逝世的資料，這當然沒有被利瑪竇和艾儒略所報導。正如柏應理親自表明，他的口述資料是來自徐光啟的兒孫的。

徐保祿的夢

以下是利瑪竇對首次跟徐光啟會面的回憶：

徐光啟拜訪了利瑪竇，談及了些我們的神聖信仰；不過，由於他要趕着回鄉，故此這會面是倉促的。他熟悉我們的信仰，他更知道不少關於天主的存在，祂是我們朝拜的、天地的創造者、萬物的主宰。似乎天主也想把這全部都向他光照。

利瑪竇和徐光啟於 1600 年在南京的首次會面，並沒有帶來太多的成果。徐光啟固然不是輕率作決定的人，而利瑪竇亦不會強加自己意見於別人身上。

徐光啟回家後發了一個他無法解釋的夢，這個夢數年後才被身在北京的利瑪竇解釋了，然而當時徐光啟已經是基督徒了。徐光啟經驗了一個聖三的預兆，從我看過的資料中，這次夢境被提及不下六次。

艾儒略對徐光啟的夢的記載：

回家得一奇夢，如見圓圓堂中，設有三臺，一有像，二無像。蓋天主預啟以三位一體，降生妙義，然尚未知其解也。

這件事令利瑪竇更加相信徐光啟被一個特殊使命所召喚。傳教士為徐光啟起了「保祿」這個聖名，目的是希望他也成為他民族的一位宗徒，猶如保祿是外邦人的宗徒一樣。徐保祿清楚別人對他的期望；利瑪竇稱他為「中國教會的最重要柱石」，而徐光啟保祿最終亦不負眾望，他成為了中國天主教教會史最重要的天主教徒。

於 1603 年 1 月 9 日至 15 日期間，徐光啟因公回到南京，在那兒他拜訪了耶穌會傳教士羅如望（João da Rocha），他們討論了信仰上的事。羅如望對徐光啟的評語是：

在學習我們的神聖信仰時，他總是很樂意和留心聆聽。

徐光啟逗留了很久來聆聽羅如望，之後他還拿了尚未出版（1603 年稍後面世）的利瑪竇巨著《天主實義》（*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*），回家後挑燈夜讀後非常滿意（多年後他還為這書寫了序）。翌日，他便要求領洗，結果在回上海度春節前領受了洗禮。

徐光啟領洗的最大心理障礙就是面對可能絕後的嚴重後果，因為當時他只有一個膝下猶虛的獨子。艾儒略著的《利西泰先生行迹》記載：

蓋先生獨有一子，而未得孫，意欲納側室，以廣嗣也。羅子不許曰：「有子無子，一憑主命，烏可犯誠」。先生躊躇久之，毅然堅決曰：「嗣可無，誠斷不可犯，惟憑大主所賜耳」。

利瑪竇深明徐光啟面對的困境，畢竟在中國傳統思想裏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。最終徐光啟聽從了傳教士的反對，沒有違反教義而要求兒子納妾，反而把一切交付在天父手中。結果他的獨子徐驥（聖名雅各）最終共有十名子女，五男五女，其中之一為徐甘第大，她是中國天主教教會史上最重要的女性。

羅如望請求徐光啟留在南京八天，好能每天去聽道理。徐光啟於 1603 年 1 月 16 日領洗，同一天回到老家上海。

按柏應理的說法，當徐光啟夤夜閱讀利瑪竇《天主實義》後，他吐出了以下的信仰宣言：

我平生善疑，至此而無可疑。平生好辨，至此而無可辨。

首位基督徒士大夫的生平

「保祿博士」的皈依是中國福傳史上的里程碑。徐光啟既是大作家、也是科學家和政治家；他的別號玄扈，是中國教會史上重要的進教者。正如之前提及過，利瑪竇形容他為「中國教會的最重要柱石」。

1562年4月24日，徐光啟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地區，即今日的徐家匯。徐光啟年少時讀書成績優異，但不知何故，他考科舉試總是困難重重，直至四十二歲時方才考中進士，之後入翰林院，1607年被授予「翰林院檢討」官職。

1596年徐光啟在肇州（今肇關）初遇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（Lazzaro Cattaneo），並首次接觸天主教道理，不過直至他在1600年在南京結識了利瑪竇後，他的皈依之路才開始。

當時徐光啟發了一個夢，這夢經多年後被利瑪竇解釋為聖三奧蹟的啟示。1603年徐光啟在南京從羅如望領受聖洗，他是首位領洗的士大夫。1604至1608年間，徐光啟在北京居住，他的住宅正落在宣武門紫禁城附近，與耶穌會居所隔鄰。

徐光啟較利瑪竇年輕十年，但他非常仰慕利瑪竇，二人一起展開了廣泛的科學與宗教合作，他們彼此的關係猶如師生、亦情同父子、更是好友。

他們倆把《幾何原本》前六卷翻譯成中文。在算數和幾何方面，徐光啟是個博學的學者，同時他對其他學科同樣感興趣，例如天文學、農務和宗教。

徐、利二人合著了許多著作。《幾何原本》，根據Christophorus Clavius著《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》十五卷（*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*），合譯前六卷，1607年在北京完成；合著於北京而由徐氏在1617年出版的《測量法義》；1607年徐光啟根據利瑪竇的教授寫成，1617年後才獨力出版的《勾股義》。

徐光啟向耶穌會會士熊三拔（Sabatino de Ursis）學習西方水利，合譯《泰西水法》六卷，1612年出版。

在當高官時，徐保祿也為信仰作見證，他把基督信仰帶給老家上海（1607 年）。1610 年他回到北京，但利瑪竇早已於幾個月前離世了。

1612 年徐光啟為利瑪竇的傑作《天主實義》寫了序，他以「補儒易佛」恰當地描述了利瑪竇對宗教在中國的態度。

1616 年間，中國出現第一次反天主教運動，當時發生了「南京教案」，徐光啟保護了受迫害的基督徒和傳教士。他繼續仕途，在 1619 年出任「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」。

往後，徐光啟任職禮部，1623 年他與羅雅各（Giacomo Rho）、鄧玉函（Terrentius Schreck）、湯若望（Adam Schall von Bell）合作修訂了中國曆法。同年他帶領了一百二十位學者領洗。

1630 年徐光啟掌管禮部，同年通過龍華民（Niccolò Longobardo）和畢方濟（Francesco Sambiasi）的中介，從澳門取得小量軍事援助，以對抗南侵的滿洲軍隊。

1632 年，徐光啟的仕途正處於高峰，他出任了東閣大學士（內閣大學士之一）及崇禎帝的親信之一。現代史學家 Alfons Wath 認為，那時的徐光啟身為皇帝的親信，順理成章就成為全中國權力最大的人之一了。

徐光啟在 1633 年病逝，他去世後被崇禎帝追封為「太子太保」。

1633 年 11 月 8 日，徐保祿在北京家中安然離世，臨終時還唸着主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聖名，或者這就是他與利瑪竇間深刻的靈性聯繫——利瑪竇的許多書信都是以主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名作開始的。

又或者利瑪竇把對那兩個聖名的欽崇傳授了給他的得意門生、夥伴和好朋友。徐光啟臨終時還有眾多子孫和傳教士的陪伴；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他仍然為大家樹立了虔誠和慷慨的榜樣。

1641年，徐光啟的遺體被送至上海徐家匯，那兒自十九世紀是中國一個天主教重地。今天，仍有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啟後人居住在上海。

良朋益友的事蹟

利瑪竇和徐光啟既是工作夥伴，亦是要好的朋友。若然要用一詞來形容利瑪竇來華的態度，那就是「友誼」，利瑪竇交遊廣闊，無分歐洲人或華人；「友誼」是他極推崇及珍惜的人性價值。

《交友論》是利瑪竇寫的第一本中文書，第一版於1595年在南昌出版，書中載有七十六則西方作家提出有關友誼的格言，不過都經修訂迎合華人讀者。由馮應京1601年在北京出版的版本，書中的格言已經增加到一百則。這作品很成功，亦成為了利瑪竇的福傳工程宣言——通過友誼之門進入中國。利瑪竇和徐光啟二人皆能打開並跨過那扇門。

利瑪竇結交了好幾位華人朋友，包括李之藻、瞿太素和馮應京。馮氏後來因身陷冤獄，沒有領洗便身故了，利瑪竇遂說了些感人的話，期望他仍可獲永恆的救恩。利瑪竇跟馮應京以及其他華人學者的真摯友誼，促使他對救恩神學採取了非一般聖職人員所持的開放態度。

利瑪竇與徐光啟的友情，不單影響了歷史，也被一幀 1670 年在亞姆斯特丹面世的名畫傳頌不朽（見附圖），圖中兩人並肩而立，猶如兩位中華天主教之父。

利瑪竇和徐光啟倆都懷有學習的熱忱、真理的渴求及友誼的寶貴，三者皆為中國文化珍視的價值。朋友是儒家思想五倫關係之一，也是建立在自願的參與上。

晚明時代，友誼更被重新視為超著的社會德行，不單培養個人對國家的責任感，同時也是預防亡國的解藥。

從利瑪竇和徐光啟的友誼裏看見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（晚明中國與歐洲基督宗教人文主義）的交匯點。兩種文明對生命有相同觀點——文化修養的價值、哲學和科學的仰慕、置道德和實踐於規條之上、出於相近志趣的交往。通過利、徐二人的友誼，兩個最舉世推崇的文明相遇了。

利瑪竇和徐光啟一起工作大約只有四年；其他基督徒知識分子如瞿汝夔（即瞿太素）和李之藻則跟利瑪竇認識更久，不過，利、徐二人的共事時間雖短，但產生的成果卻更豐富。



在北京，利、徐二人比鄰而居，有利他們天天互相合作；他們合著介紹西方科學給中國的書籍，範圍包括數學、科技、天文、曆法……等等。

因利、徐的年齡差距，二人的關係不單是朋友，同時也是師生、甚至父子。他們彼此的尊重、友情和同心，加上共同的觀點和抱負，足以讓兩人的人性、信仰和理智上的聯繫，在現代傳教史上顯得的更不平凡，至今仍備受尊崇。

徐光啟：上海天主教的創始人

徐光啟保祿在他的故鄉——上海，留下了一個不能磨滅的烙印。徐家匯本來是徐光啟的出生和安葬之地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主要購物區。徐光啟是上海天主教會的創始人。1607年徐光啟的父親在北京去世，他把父親的遺體帶回上海下葬，儒家孝道要求後人須丁憂守制三年；徐光啟遂趁此時間，在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的協助下，向家人和親朋宣講天主教信仰。這樣平信徒徐光啟就成為了上海天主教的創始人。

自十九世紀以來，徐家匯已經成為天主教生活和體制的重鎮，這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。徐家匯這個名字正如它所代表的：「徐氏家族的地區」。這家族已經把這大片土地捐獻了給耶穌會作其總部，它是一間奉獻了給聖依納爵的大聖堂（今天的主教座堂）；此外，還蓋上一所學校、一間圖書館、一家印書館和一座女修院；這些建築還有一些仍然存在的，不過只有部分歸還了教會，其餘則沒有。

徐光啟的墳墓坐落在徐家匯區南丹路的光啟公園，步行可到聖依納爵主教座堂。

徐光啟宣福

據我了解，徐光啟宣福的啟動過程尚在初期，在四個世紀後的今天，要追尋有關徐光啟神聖生平的證據記錄實在殊不容易，必須利用各類專家的專長在檔案中抽絲剝繭。徐光啟宣福是否成事，目前尚言之過早，倘若真的成事的話，這將會是中國教會極其了不起的里程碑。

我們必須謹記，若然沒有中國的基督徒，利瑪竇及後來的傳教士，根本沒法完成他們的傳教使命。當然傳教士的貢獻不能低估，可是歷史記錄卻沒有充分注重門徒、皈依者、本地團體在福傳事業上所扮演的角色。

大家期望徐光啟及利瑪竇的宣福程序能夠同時啟動，若能玉成其事，則可讓教宗有朝一日把兩位信仰偉人（一位歐洲傳教士利瑪竇，及一位華人兼利瑪竇的得意門生徐光啟）連結一起，作普世教會的模範。

徐光啟的一生奉獻給祖國，顯示了一個人同時是良好公民（儘管是高官），又是虔誠基督徒，兩者間其實是沒有衝突的。這個信息對當下的中國尤其恰當。

利瑪竇和徐光啟皆是中國天主教的共同創立者，同時也是超越國界的友情典範。目前意大利馬切拉塔教區（Macerata）和中國上海教區已經同時啟動二人的宣福程序。